





得心集醫案卷五

南城謝星煥映廬甫著

門人劉紹基 邁溪 汪士珩 節渠同校

趙省庵先生

男甘霖時若纂輯

金谿較定

姜真吾先生

姪甘棠編次

孫思洪謄稿

產後門

腹脹便閉一條

孫康泰內人產後一日畏寒發熱惡露不下滿腹作脹手



不可按二便俱閉胸緊氣迫危急邀視知爲產後受寒所致蓋血得寒則凝泣而不行非溫不通先與失笑散二錢次進黑神散重用薑桂加漆渣山楂急煎與服頃刻小水先利污水隨下腹始稍寬氣始稍平是晚再進一劑大便甚通次日泄瀉不止腹痛口渴當斯時也於泄宜補於痛宜通是通補兩難立法詢知臨產食鷄湯過多緣腹中所蓄瘀血今得溫通腹中宜暢惡露已從前陰而下食滯又從後陰而出津液暴失宜乎口渴然喜脈無洪大神不昏



迷許以無憂但身中之津液下泄精氣不騰之症當從釜底煖蒸庶幾氤氳徹頂疏與苓桂固脂薑炭木瓜甘草投之渴瀉腹痛俱止。

黑神散

地黃

當歸

赤芍

蒲黃

桂心

乾薑

甘草

黑豆

童便

失笑散

蒲黃

五靈脂

等分醋調服

周秋帆茂才之內人產後惡露甚少、腹大如箕、自言作脹、小水甚長、大便不通、儼似蓄血之症、但口雖渴、喜飲熱湯、兩尺脈亦軟濡、可知血寒凝滯、投以黑神散、不應、更醫用大黃、紅花、枳殼之藥、腹脹愈甚、腹堅如石、再求余治、知爲寒邪凝結、必當溫通、連進附桂、乾薑、歸芍、似脹稍寬、投二日、已經四劑、而惡露不下、竊思舍此溫通之法、決無破血可進、然非血行、脹何由消、考古治虛損吐血、逐瘀之法、有花乳石散之例、能化瘀血爲水、不動臟腑、可引以爲用。

遂煎米飲調服二錢少頃腹中氣嚮前陰出穢水甚多大  
便亦通。叠進前藥。脹消一半。惟腹右稍堅。十指攣急。足亦  
時僵。此氣血虛寒。今始大露。改進理陰煎。重加附子。諸症  
悉瘥。後進養營湯。數十劑。調理全安。

人參養榮湯 方見卷二虛寒門 悞表戴陽

按花乳石散 方局 治氣虛血凝。瘀積壅聚。胸膈作痛。宜

用重劑竭之。花乳石五兩 與硫黃山中狀如黃石有黃點如花之心故名近世

皆以玲瓏如花乳者偽充欲試真 硫黃二兩右二味同  
偽煨過置血上血即化水者真



入煬成確內鹽泥封固煨一伏時研如麪每用二錢食  
遠童便調服婦人產後血逆血暈胞衣不下或子死腹  
中俱宜服之瘀血化為黃水然後以獨參湯調之

男澀

謹識

少腹絞痛

周吉人先生內人冬月產後少腹絞痛諸醫稱為兒枕之  
患去瘀之藥屢投愈重乃至手不可觸痛甚則嘔二便緊  
急欲解不暢且更牽引腰脇俱痛勢頗迫切急延二醫相

商咸議當用峻攻庶幾通則不痛。余曰形羸氣餒何勝攻。擊乃臨產胎下寒入陰中攻觸作痛。故亦拒按與中寒腹痛無異。然表裏俱虛脈象浮大。法當托裏散邪。但氣短不續。表藥既不可用。而腹痛拒按。補劑亦難遽投。仿仲景寒疝例。與當歸生薑羊肉湯。因兼嘔吐。畧加陳皮葱白。一服微汗而愈。得心應手之妙。不知其然而然者有矣。

當歸生薑羊肉湯

黃芪

人參

當歸

生薑

羊肉

煎藥

如惡露不盡加桂行血

潮熱腹痛 二條

吳元初室人產後三日潮熱腹痛八珍五積之屬輒投不效反致潮熱愈盛腹痛愈增至第七日口瘡唇爛有以爲實火者投芩連不納有以爲虛火者用附桂亦嘔遂至呃噦神昏人事大危諸醫袖手余謂此症唇口雖爛然喜飲熱湯臍腹雖痛而手可重按顯係內寒外熱第寒熱拒格藥當偷關而過所謂求其屬也宜與理中先調其胃法取



小丸二兩半青黛爲衣石膏爲衣或呷或吞任其緩進蓋仿長沙白通加入尿豬膽之遺意也藥下果得胃安不嘔隨製八味地黃湯以導陰火熱收痛止而安

八味地黃丸

方見卷二虛寒門

首案

吳顯餘內人小產後腹痛夜熱咳嗽醫者作瘀血治之遂爾腰屈不伸痰多食減又以理中四物之屬投之致令夜熱大作少腹極痛脈來遲緊帶弦因謂之曰此中虛而血寒也四物泥膩非痰多食減者所宜理中壅燥豈夜熱咳

嗽者能任。遂疏黃耆建中湯。叠進而安。

黃耆建中湯

方見卷二內傷門

泄瀉不食

嘔吐脇痛

陳飛雲學博之女。產後兩月。忽然戰慄。左脇微痛。胸中空塞。屢進表散之劑。寒慄愈盛。嘔吐清水。時值天氣炎熱。諸醫莫辨。虛實招予視之。診其面色紅中帶青。脈象甚微。久按覺弦細。揣知爲久寒在血。其左脇微痛。是肝氣鬱而不伸。肝挾相火。是以面色青紅。木邪侮土。是以胸中空塞。嘔

吐清水。因思厥陰中寒。相火內寄。非發表溫經。病必不解。但發表宜兼養血。溫經最忌助陽。宗仲景治厥陰久寒之例。與當歸四逆加吳萸生薑藥下立安。

當歸四逆湯

方見卷二虛寒門

首案

寒熱如瘧

蕭洪元室人產後。偶然寒熱如瘧。醫以外感投五積散。不效。洪元自知醫理。又與黑神散。不應。更醫以爲血虛。進八珍湯。是夜潮熱煩躁。次早口乾舌裂。又用歸芍苓連。服後



火勢愈騰、唇口愈燥、咽喉窒痛、胸腹脹迫、燥渴異常、脈來  
洪數、按之亦皆鼓指、內外一占儼然大熱之象、但臨產艱  
難、神氣固喪、且血下甚湧、陰營亦傷、思人身陰陽相抱、始  
得資生、今陰精內竭、孤陽外擾、若非滋液斂神之法、勢必  
陰亡陽滅而已、因處大劑理陰、煎加附子五味、另用龍眼  
二觔熬湯攪服、服後寒戰重複不減、唇舌俱淡、乃陽微之  
狀已彰、但明知產後血枯陰涸、且脈形未斂、尚不敢偏行  
辛溫、確守前意、滋液斂神、甘溫到厥而安。

按婦人產後血虛發熱燥渴諸症愚曾用理陰煎重加  
薑炭而安蓋產後血奪陽無所依浮散於外薑炭散虛  
熱之上品引血藥以生血之靈丹也。男樹謹識  
理陰煎 方見卷二虛寒門 慢表戴陽

譫語發狂 二條

戴琪圃室人小產後業已越月忽然渾身戰慄卒倒無知  
目瞪手散半晌略醒旋發強言或罵或笑或歌或哭一日  
兩發驅風養血之藥投之無算而病不少衰延余視之見

其產後久病猶氣旺神充。因笑曰：病之情由吾深得之。戴曰：何謂也？余曰：令正之稟必素多肝火。前之小產必因多進補劑，以致血得熱則沸騰而下。產後身中之火未息，衝任之血未安。胞宮之穢未盡，則汚瘀之血勢必從火勢而冲心胞，以致神魂狂亂。稍頃火降而人事清移，時火升而神機似亂矣。故病發時渾身戰慄者，正內經所謂諸禁鼓慄如喪神守，皆屬於火。病經兩旬，若謂血虛風動，安得久病而神不衰耶？用鐵落飲合當歸龍薈丸加漆渣桃仁花



乳石下汚血一升而神清病愈世知藥能治病抑知藥能治鬼乎近時通弊尤屬可笑故記之

周捧書乃室小產後數日惡露如崩胸緊腹脹氣迫窒塞怒目而視人事大困自言見鬼於前余臨其帷猶用法師勅符噴水燃火叫喊余見之大爲驚駭蓋知其心陽將脫也急以耆朮鹿茸薑炭棗仁五味龍齒約重斤餘捧兄以產後瘀血且因天令亢熱疑不敢用因面令煎服進藥時神氣憤亂目已半合身已將僵余爲驚怖蓋恐其藥之不

及也、亟爲灌定、隨命復煎一劑、更服、毫不爲動、於是又煎一劑、服之而神少醒、自云身非已有渺茫、不知所從、蓋神魂尚未歸宅之驗耳、更加五味一倍、又服一劑、是晚神魂略安、猶然時驚時惕、時恐時昏、不敢開目、次早脈猶未斂、按之豁大如空、下血淡少、仍與前方連進一劑、始敢開目、飲食大進、忽然腹中作痛、下血水腥臭不堪、意者果有瘀乎、於是原方加澤蘭、益母、生蒲黃、肉桂一劑、下出朽腐白肉一團、衆婦不知何物、余曰、此雙胎也、婦視之果然、痛始

除脹始消、隨以歸脾湯加鹿茸、薑炭、肉桂、連進十劑而健。  
初視時舌白、脹滿塞口、外以蒲黃、乾薑末搽舌、遂縮如原。

### 譫語自汗

黃杏甫先生之媳、體氣孱弱、素稟肝火、且針疴書畫、日夕勞神、今秋產後、卽下榻如常、因目中覺燥、自取舊方藥、只熟地、白芍二味、立時惡露頓止、目瞪反張、逾時方醒、醒而復發、昏夜邀視、合室驚惶、坐視片刻、連發二次、醒時忽言見鬼、一身戰慄、余診兩脈、幸無洪大、知爲神魂不藏、隔壁



喊叫聞之則發探病客至見之亦發立時怒目上視十指  
緊撮牙關隨閉面若塗硃汗出如雨片時之久稍嘔微涎  
人事復清余坐二時之久已發三次家人咸稱邪祟又議  
惡露上攻余曰聞聲則驚見生人則惕顯屬正氣大傷因  
生懼怯且惡露雖止腹無着痛實因芍地酸寒凝滯之故  
惟有收斂溫通一法尚何惡露可破邪祟可驅哉重用參  
歸薑桂龍齒五味茯神鈎藤龍眼叠進不輟其勢漸緩惡  
露隨下而痊或問曰病因血止而變今用補血而反通者

何耶。答曰。素問病機篇云。血氣者。喜溫而惡寒。寒則凝而不流。溫則消而去之耳。

### 腹痛自汗

吳應新內人產後寒熱腹痛。諸醫以芎歸加入行瘀之藥。兩投愈痛。人事困頓。余以血虛發熱。氣虛生寒之症。誤以時行陰煎。畏而弗服。明是血虛發熱。氣虛生寒之症。誤以時行瘧症治之。以致大汗如洗。衣被皆透。舉室慌亂。復延余至。原知產後津脫之症。未敢輕許可治。所喜脈無躁擾。神明

未亂。亟以大劑人參養榮湯。疊進三劑。外以五倍末。津調敷臍。其汗稍收。而寒熱廼除。惟腹痛。既非瘀血。必是內寒無疑。但血去液傷。辛溫難進。及擬交骨未縫。寒入陰中。仿仲景產後腹中疝痛屬寒疝之例。與當歸生薑羊肉湯。服下。腹痛果除。後數日。又因換衣觸寒。寒熱復起。舌心灰黑。與理陰煎。加附子一劑。寒熱雖熄。而大汗仍來。重進養榮湯。三劑不應。外以蕎麥粉撲之。汗亦不止。余甚躊躇。其家以爲屍汗。咸稱不治。余曰。藥雖未效。症尚未變。且脈亦甚



微亦屬吉象，仍將原訂養榮湯用五味子八錢，外以龍骨、牡蠣粉撲之，其汗稍息，復將原方晝夜三劑，其汗始收。香黑始退，自云心多驚怖，猶是血去液傷，重進歸脾養心數十劑始健。

養心湯

黃耆

茯苓

茯神

當歸

川芎

半夏

柏仁

甘草

棗仁

遠志

五味

人參

肉桂

當歸生薑羊肉湯

方見前本門

少腹絞痛

口渴自汗

吳鶴臯乃室是臨川陳祥光之女產後兩旬忽然汗出二日醫治數日身熱煩擾口乾發渴祥光因鑑鳩婦之誤命也請診而任其治焉視其舌光如鏡邊刺紅燥身熱烙指汗出粘手口雖渴而熱湯不畏脈雖洪而重按無力可知汗血同源內液枯涸之故非收神斂液勢必神喪而亡急用黃耆桑葉麥冬五味四味同煎不雜他味者葢仿血生

於氣水生於金之意也直進十餘劑而康

神媿誤案附虛寒門候表氣脫

### 五更泄瀉

吳樂倫乃室年近四旬素患小產每大便必在五更服盡歸脾四神理中之藥屢孕屢墮今春復孕大便仍在五更諸醫連進四神加不僮解未能移并且沉困更甚商治於余診畢樂兄問曰拙荆虛不受補將如之何余曰此乃八脈失調尾閭不禁病在奇經諸醫叢事臟腑腸胃藥與病全無相涉嘗讀內經骨空論曰督脈者起於少腹以下骨



中央女子入繫庭孔。又曰其脈循陰器合纂間繞纂後別繞臀。由是觀之督脈原司前後二陰尊闔督脈失權不司約束。故前墮胎而後晨瀉也。又衝爲血海任主胞胎治之之法惟有班龍頂上珠能補玉堂關下穴。但久病腸滑恐難以盡其神化。當兼遵下焦有病人難會須用餘糧赤石脂如斯處治絲毫無爽五更之泄今已移矣十月之胎今已保矣。內經一書可不讀乎。

按四神丸原爲五更火衰泄瀉而設今施於下虛關滑

宜乎不中肯綮。矧五更爲諸陽之會。八脈之聚。非專固  
奇經。烏乎有濟。而餘糧石脂二物。人皆泥爲重墜。傷胎  
今反不然者。內經所謂有故無殞。亦無殞也。男澍謹識

### 陰菌下墜

桂煜堂內人。因取乳服藥。患陰菌下墜。足腹腫滿。又悞治  
半載。忽變口噤舌縮。諸醫無從措手。延余診脈。六部按之  
全無。似屬不治。蓋心主血脈。舌爲心苗。有內外交絕之象。  
然呼吸調勻。神明未亂。面無雜色。均非死候。因原其始而

求其理。婦人兩乳乃衝任所關。故乳汁與月水相應。誤投下乳之藥，衝任大傷，以致子宮脫出。又因誤治，腎氣散越，而爲腫滿。按少陰腎臟位雖居下，然其脈常繫舌本。今氣已墜散，脈道不能上朝，故脈不至而舌本不能繫也。此際收攝之法，有斷然必用者矣。遂處大劑養榮人參湯，重加鹿茸、艾葉，頻進旬日，新舊諸恙統獲痊安。噫，醫可不求其理哉。

人參養榮湯

方見卷二虛寒門

慢表戴陽

崩漏 二條

丁桂蘭內人年近五十得崩漏之病始則白帶淫溢繼則經行不止甚則紅白黃黑各色注下綿綿不絕遷延五載肌膚乾瘦面浮跗腫胸脇作脹穀食艱進所下已有腥穢自必必死所喜脈無弦大可進補劑然閱前方十全歸脾之藥毫無一效竊思婦人久崩調補氣血不應必是衝脈損傷考內經逆順篇以衝稱血海又爲五臟六腑之海又云衝脈起於胞中而胞中原屬命門因推人身自頭至足



腹前背後無不稟承於命門。以海爲百脈之宗。經絡發源之地。然非獨血海爲然也。卽氣海、髓海、水穀之海亦皆稟承於命門。與人身氣血之盛衰大有關係。再考內經於胸脇支滿妨於食。時時前後血必因少。時有所大脫血。或醉入房氣竭肝傷。此症雖非醉犯房勞。必當年產後胞戶未扃。房室不慎。損傷衝脈可知。夫衝旣不蓄。則諸脈皆廢。不用有職無權。由是任脈不爲之承。任帶脈不爲之帶。束督脈不爲之統。督陰陽躋維不爲之擁護。故身中之精華散

漫無統無所稟承不及變化所以諸般顏色之物注於衝路而下譬之漏卮不竭不已也所服參耆歸朮計非不善但甘溫守補豈能趨入奇經仿內經血枯血脫方法特製烏鰂丸義取鹹味就下通以濟瀆更以穢濁氣味爲之引導參入填下之品立成一方似於奇經八脈毫無遺義且令其買閩產墨魚間日煮服亦是同氣相求之意如此調理兩月按日不輟五載痼疾一方告痊後黃鼎翁之內悉同此症但多有少腹下墜未勞思索逕取前方加黃耆

而痊

附方

熟地

枸杞

菴蓉

鹿角霜

故紙

茜草

牡蠣

鎖陽

海飄峭

桑飄峭

鮑魚湯煎

按內經四烏鯁骨一蘆茹丸素問治氣結肝傷脫血血枯婦人血枯經閉丈夫陰痿精傷。

烏鯁骨四兩

即烏鯁骨

蘆茹一兩

本草作蘆茹即茜草

丸以雀卵大如

小荳以五丸爲飯後飲以鮑魚汗利腸中及傷肝也

竊憶內經之方不多見除此方外惟有治心腹滿且食

則不能暮食名曰鼓脹之鷄矢醴一劑知二劑已其方用羯鷄矢乾者八合

炒香以無灰酒三碗煎至一合濾汁五更熱飲則腹鳴

辰巳時行黑水二三次次日覺足面漸有皺紋又飲一

次漸皺至膝上則愈及陽氣盛陽躄之脉不得入於陰陰虛故目

不瞑之半夏湯以千里長流水揚萬遍取五升半夏五合煮爲升半飲一小杯稍益以知爲度

覆杯則臥而已一劑知謂藥病相知猶言藥男澍謹識

汗出則已

一得集附



妄見妄言

傅補軒內人產後匝月忽患四肢僵痺呼號鬼神眾驚以爲邪崇禱之不靈召余往診脈得右大左伏面青唇白舌胎邊白中黑兼之久未更衣小便短少按此症舌心帶黑便閉溺短當推實熱例治然無口渴痞滿之患舌黑而滑四肢僵冷當推虛寒例治而脈候又非微細遲弱復於色竅細審面青目瞪似屬肝邪爲患居多且左脈隱伏應有綢繆鬱結之情原肝爲剛臟體陰而月

陽魂被火，迫外游，故探病客來未至，先知。虛症亦有肝不藏魂能知

宅外之事而婦人產後血虛尤多，此證宜養榮湯之類者。况肝主筋，熱盛筋急，故目

瞪上視，四肢僵痺也。又肝主疏泄，臟病聯腑，故便閉不

通也。此則肝氣憤鬱，足為明徵。補軒與余素契，執前醫

方來閱，皆參甘歸杞守補之味，大概泥於左脈不見，惑

於丹溪產後當補氣血一語，似於憑症審視之道，尚未

盡善。補軒信余甚篤，併述右乳腫痛，已經數日，原乳房

屬陽明，乳旁屬厥陰。經曰：營氣不從，逆於肉裏，乃生癰。

腫故見症於陽明厥陰之部分。又肝之爲病，足爲明驗。直疏以逍遙散合龍薈丸進退酌用，是夜連進二劑，譫語肢痺俱止。惟於天曉時前症欲萌，旋爾又止。是得前方疊進之力，設認症不確，小劑暫試，勢必病重藥輕，前症復萌，定歸咎於藥之不當。又作更方之想，則失之遠矣。其前症欲萌於天明時者，乃肝木旺於寅卯故也。後又將原方加疏肝導氣一劑，諸症潛消。視其乳房果紅腫，逆迫欲作膿潰之勢，繼將原方加公英、香附、白芷托

裏排膿果得出膿一腕腫痛悉瘥祇經數日尚未更衣  
渠母促用通劑余以下不嫌遲遵王道之治立方用五  
仁以代通幽連進數日大便漸通未症亦漸以除未費  
調補而安此雖余臨症審治之不差實補軒信余之不  
差也倘補軒任前醫參甘穩當之方勢必肝氣愈結四  
肢漸變厥逆指甲皆青神識愈見昏憤舌卷乳縮有之  
而參附薑桂又安能禁之不用值此錯亂紛更則余亦  
無所適從矣



逍遙散 見卷一傷寒門 陰陽易症

當歸龍薈丸 見卷二癩厥門 肝火生風

得心集醫案卷五終

得心集醫案卷六小兒門

南城謝星煥映廬甫著

明人劉紹基蓮溪汪士珩節渠同較

趙省庵先生

男甘霖時若杏園纂輯

金谿

較定

姜真吾先生

姪甘棠憩亭編次

孫恩洪 膽稿

痲厥門

太陽傷風

熊繼先乃郎半歲肌膚嬌嫩笑舞愛人繼先常與余言可

喜余曰凡嬌嫩之物最忌風霜當預防之繼因見其易於  
撫養乃私議余言之非一口患傷風小恙鼻塞咳嗽醫以  
二陳蘓防之屬因而得汗即至嗽聲不出氣急神揚尙以  
不嗽爲效蓋不知外感以有嗽爲輕以無嗽爲重又誤進  
蘓子枳殼之屬下咽未久忽然目珠上瞪四肢抽掣又誤  
進鎮驚丸諸醫見其小水短少更與疏風之藥加入淡滲  
之味繼因見病急未服危迫之頃先自謝罪懇余治之遂  
疏桂枝附子湯與服爾時變症愈出忙煎灌之一劑而風

瘧自止再劑而諸恙悉痊。嗟嗟藥祇一方二劑而成功。且  
夕者原有自耳。此正分經用藥之妙也。仲景云太陽病發  
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桂  
枝附子湯主之。蓋此兒陽氣素微。汗之有亡陽之變。夫汗  
爲心之液。四肢爲諸陽之本。小便爲陽氣之化。誤發其汗。  
陽越於表。津弱於裏。營衛將離。機關大亂。是皆太陽陽亡  
之象。亦誠危矣。欲返太陽之陽。必當循經引治。故以桂枝  
色赤屬火入心之品。用附子以補心腎之陽。元府不密。賴



白芍酸以斂之也。津弱筋急處甘草以緩之也。營衛不諧藉薑棗以和之也。一方之中如此妙用乃仲景之深心正為太陽救逆之法舉世不察徒事驚風之說千中千死執迷不悟總由不究六經之義耳。

夾食傷寒

吳聚羣令愛發熱頭昏目珠上視四肢逆冷然唇燥溺短病情已露于外而醫者泥其發厥更見其軟弱困倦欲以燈火薑附急施適余至而切止之因辨之曰此夾食傷寒

症也。雖四肢爲諸陽之本。因食停胃中。加以新寒外入。以致胃氣。抑鬱不能四達。故發厥而昏沉。乃大實有羸狀。卽此類也。且旣無吐瀉之因。又非汗下之後。此先熱後厥。明是熱深厥深之病。安得認爲陰症耶。以檳榔丸一劑。下出膠粘之物一團。而人事遂醒。但厥回復。厥更以四逆散升散表邪。推泄裏熱。復微熱微汗。而諸逆悉解。似此人鬼關頭。不過先攻後和兩法。未費周張。二劑而生。此陰陽疑似之症。最宜詳辨。

四逆散

柴胡 白芍 枳實 甘草 各等分

檳榔丸 方見卷三 腫脹門 食停中焦

表裏不和 三條

姜德華之子二歲潮熱不退胸緊氣促諸醫用盡柴前陳  
平枳桔芩連之屬毫無一效遂爾手足抽掣角弓反張煩  
擾啼哭夜間尤甚燈火湯藥襍投無數皆言已成驚風必  
死之症德華來寓邀治視其體肥面白唇焦齒燥舌胎灰

白粘涎滿佈舌尖畧有紅刺胸緊氣促七竅乾灼小水短  
赤大便通而不燥潮熱異常四肢指尖微冷細詳此症乃  
風熱痰三字合爲病也覽前醫之藥頗是何故更加抽掣  
反張也此中宜急講矣夫醫只執迷清火化痰之方而不  
知有下痰瀉熱之法蓋柴胡發散而於驅風無益陳半枳  
桔雖稱化痰今施風熱之症豈非愈燥痰涎乎苓連只能  
清火却無瀉熱磨刮之功延纏日久風無出路痰愈膠粘  
而熱愈甚小兒筋骨柔脆身中風熱既久津液必然受灼



機關愈阻。經絡如焚。安得不爲抽掣反張耶。考古推防風通聖散。正爲分清表裏。兼能驅風瀉熱。使風仍從外解。熱從下出。其痰不治自除。其風不截自止。定見如是。直許可治。姑與通聖散。開水調灌。大解一次。其哭稍定。反張畧止。隨進通聖散方。除麻黃白朮。加萸仁檳榔二劑。遂下膠痰數塊。如雞子大。粘結腥臭異常。乃身中津液痰涎愈蒸愈結之物也。病隨藥愈。眾稱神治。此症小兒頗多。皆由在表失表。在裏失裏。延纏多日。遂成此候。醫者病家。多執牛黃。

蘓合抱龍等丸外用燈火亂燒概不知此取用余治斯疾頗有所悟今錄之可爲小兒另開生門之法後之幼科得覽是編未必非臨症之一助云

防風通聖散 方見卷二痿證門

表裏風熱

郭大興之子因食桃李甚多腹痛口渴四肢厥逆泄瀉半日飲水即吐以後大便不通人事雖困然吐聲甚洪痛聲甚厲舌雖不燥而唇極焦一醫不明先泄後閉之義更不細審內伏之情且不知沉瀆之脉妄謂無脈迫以附子理

中急投、余見而止之、與左金合四逆散、加元明粉五錢、下  
穢物甚多而痊、蓋桃李生硬難化之物、最能助肝犯土、阻  
格中焦、以致胃氣抑遏、故腹痛而厥、乃陽不能舒佈之象、  
起先腹痛、下利、不過熱結傍流之泄、究竟燥結未下、故雖  
利而痛不減、後因水入、卽吐、腸中槁而無下利矣、古云食  
不得入、是有火也、且因吐瀉甚頻、舌雖不燥、而唇已焦、勢  
雖篤、而聲甚厲、種種明證、如寶炬當空、幽怪悉顯、奈何其  
醫匆匆不察、遂有毫釐千里之差、古謂醫者意也、如操舟

之工如對敵之將其可不盡心乎

左金丸

方見卷二痿證門

陽縮不伸

四逆散

方見前本門

夾食傷寒

吳啓明之子甫及週歲發熱嘔吐泄瀉迸迫煩躁不能少睡大渴飲水不休醫者悞爲脾胃不足之嘔虛陽發外之熱津液下陷之渴與七味白朮散一服遂至兩目上吊角弓反張肢體痙強牙緊氣促唇口齒舌乾燥而不可解余知此症乃疫邪傳胃未經清解以致協熱下利直以葛根



黃芩黃連湯一服病氣大退再以小柴胡湯去半夏加花  
 粉二劑而安蓋啞科之病人皆詳其外而畧其內所以頭  
 疼身痛胸中膨滿小便瀼痛大便熱泄人所不知而醫者  
 又不詳為諦審徒執白朮散為渴瀉聖藥一語致令疫邪  
 愈熾焯熱偏強小兒筋骨柔脆極為難耐欲其不筋脈牽  
 引變為瘕症其可得乎余因解肌清熱將表裏兩症外內  
 合邪一同併解記此一案不僅協熱下利之繩墨尤為幼  
 科疫疾之鼓鐘矣

此症着眼處全在泄瀉迸迫唇  
 口齒舌乾燥而不可解上諦審

葛根黃芩黃連湯景仲

葛根

黃芩

黃連

甘草

或加薑棗

小柴胡湯景仲

人參

柴胡

黃芩

半夏

甘草

棗

風濕相搏

吳德華之子十歲、藜藿之兒、血燥之體、忽然發熱惡寒、小水短赤、腹中甚痛、醫者誤認食積、肱行消導、次日足不能移、並無紅腫、撫之慘痛、痛聲驚人、甚至口喎反張、醫者又

稱驚風連進鎮驚抱龍等丸病日漸重余曰素稟血燥其筋易急先必涉水濕入內繼必傷風寒濕相搏客於經絡名爲痛風非病瘕也當與導濕疏風清燥之藥如法治之果愈此亦治病相體之一驗也

附方

蒼朮

黃柏

桂枝

白芍

靈仙

防風

荆芥

山梔

防己

寒水石

甘草

生薑

大棗

熱瘧似驚 三條

黃應保之子四歲潮熱不退醫以消導發散漸變昏睡露  
睛默默不食醫者不知有熱甚神昏之例謬認爲脾土虛  
敗悞投參朮之劑愈加昏睡目瞪上視又以牛黃抱龍等  
丸迭進益趨於危余揣其遍身焮熱內熾舌胎滿佈此是  
溫瘧確據因謂此症乃溫瘧之屬未得分清故變瘵耳與  
達原飲一劑是夜得汗焮熱漸減次早仍熱如前又與達  
原加元明粉一劑方得表裏兩和汗利熱退身安舉家咸



議病愈不藥、余曰未可、明日瘧至、必然又熱、但少輕耳、轉方以清脾飲藥方煎時、果然又熱、傍晚汗解、次日更加烏梅而退、原此症、余治經多人、成效可紀、蓋小兒稚陽之質、三陽之邪發、熱頭痛畏寒、胸滿口苦之症、概不能言、醫者不加詳審、悞治而致死者、不知幾許、考古法、惟夏禹鑄有熱瘧似驚風之說、誠足補前人之未發也。後黃培蘓先生乃郎悉同此症、醫以發散消導、養陰理脾、悞治變瘵、余視其神昏熱熾、舌胎堆積如粉、且有齟齒咬牙、明是溫瘧。

確據陽明胃熱已極，奈其家信任前醫，執迷不悟，猶以養陰理脾之藥，瘴邪愈閉，出路無由，為可惜也。

達原飲

檳榔

花粉

草果

白芍

黃芩

知母

甘草

清脾散

青皮

陳皮

厚樸

柴胡

黃芩

茯苓

白朮

甘草

草果

生薑

一方加檳榔大渴加麥冬知母

吳月山乃孫體肥痰盛暑月發熱嘔吐昏迷不醒目往上  
視角弓反張一二時久汗出畧醒醒後微熱不息人事昏  
沉每日皆然前醫所用之藥一概鎮驚祛風化痰行氣數  
手雷同其病愈重余視其面色黃滯舌胎浮黃雖嘔吐發  
熱反張上視然而發作有時知病在脾胃以脾主信故也  
仿夏禹鑄熱瘧似驚之例連進清脾飲而安須知瘧症癩  
症斷非發作有時耳

脾虛癩搐

傅芬圃之子、忽爾眼翻抽搐、喉內痰鳴、胸緊氣促、發熱汗出、蓋不知爲虛風之病、乃歸咎於神煞所害、醫巫禳治、合室惶惑、余至其廳、鑼鼓喧揚、男婦襍集、聲滿房中、急爲視之、面色黃白浮浮、兩眼白珠純青、一老婦擎杯灌藥、余將藥嗅、乃麝片之香、因擲其杯、大聲曰、此等治法、真屬可笑、先令將鑼鼓停止、蓋病全是虛怯、正當安神爲上、鑼鼓聲動、驚則氣散、其藥雖云截風、內有麝片、皆能散氣耗神、且



天氣暑熱。加以人氣滿房。薰蒸逼熾。倉迫之際。縱有明者。主張醫者。高見亦當怵惕。塞機將何恃。以望生耶。品翁敬服。辭巫散人。診其額熱氣冷。胸緊痰鳴。便泄尿短。黑珠上吊。角弓反張。此乃脾虛癘搐之證。誠由胃氣久弱。不能運化乳食。痰涎凝滯於胸。阻塞靈竅為病。蓋陽明胃者。主束骨而利機關。飲食入胃。游溢散精。上歸轉輸。宣佈灑陳之義。全賴胃氣運行之力。今胃氣既困。機關不利。運行失常。所以反張直折。治之之法。全以助胃扶脾為主。但使胃氣

旺便能復其稼穡之常。運行之舊。其風豈非不截而自止乎。先與理中丸調灌。隨以星附六君子湯加天麻鈎藤數劑而安。

厥陰腹痛

王志耕乃郎半歲、夜半腹痛、啼哭不已、以熱手重按其腹、似覺哭聲稍可久之、仍否、延諸幼科、無非行氣消食、誤治兩日、目珠上瞪、四肢微搐、余視其面色赤中帶青、目中白珠頗藍、手足指尖略厥、小水直無、指紋透甲、危急之頃、靜

神默悟、詳推此症、原是寒邪入裏、與方脈寒症無異、意擬薑桂通陽、然細察面色唇舌二便、又非無陽可比、倘辛熱誤用、而穉陽之質、更恐熱藥劫陰、愈增筋掣癱、因思肝藏血、寒傷營、非養血通脈、寒何由解、痛何以除、先以燈火淬腹、疏通凝寒、以仲景厥陰篇當歸四逆湯、一劑霍然。

肺竅壅塞

陳調元之子五歲、忽然昏倒、目瞪鼻塌、咽喉氣壅、兩手握拳、舉家大哭、時已傍晚、同輩環視、莫敢用藥、余用通關散、

吹入鼻中、連插二管、始得一嚏、又插一管、連得二嚏、復用紅棉散、葱湯調服一錢、令其畏取微汗、立時即瘥、此幼穉肺氣嬌薄、腠理不固、感陰物惡毒之氣、阻塞肺竅、清道壅而不宣者、取其嚏發其汗、則塞者開、而壅者通矣。

### 紅棉散

白礬二錢

燕脂一錢燒灰存性

### 通關散

細辛

皂角等分



行八金匱之  
卷之

行八金匱之  
卷之

行八金匱之  
卷之

霍亂門

消渴哮喘目盲啼哭附

風熱內蘊 七條

許靜常乃郎素稟陽臟形骸骨立暑月焦哭不安漸至煩渴因而吐瀉醫不察其吐瀉由煩渴而來并不察其煩渴爲陽臟所生誤以藿砂燥胃參朮補脾乃至手足搐搦角弓反張余視其頭毛作穗獨左腦側隱隱覺高知爲火毒內攻熱盛生風之候所喜危迫之際其腫色隱隱尙紅許以可治時有同道在傍私議余之張大其詞也疏方以石

斛爲君、合麥冬、知母、桑葉、枇杷葉、丹皮、薄荷、荆芥之藥服下而風痊、大緩吐瀉頓止、隨加生黃耆、金銀花、再劑其左腦側果然高腫聳突、神識清爽、乳食寤寐如常、尙有微熱微渴、更以清胃疏風排膿托毒之藥服至十餘日、外膿出而安、五弟啟明問曰、煩渴吐瀉之病、本屬夏月霍亂之症、詳考幼科諸書、並無此等治法、其中原委、請明示之、答曰、此症蓋察其陽臟爲患、而陽臟多火、與焦哭之症相合、漸至煩渴吐瀉、較之陰臟猝然吐瀉者、大不侔也、經云、暴病

非陽久病非陰是已。且小兒風火內伏之症，吾嘗悟出治法，成效可紀。蓋仿仲景熱邪下陷，嘉言逆流挽舟之法，而變通也。須知一病當前，縱然變態千般，必有所以致病之情。既得其情，病斯起矣。試觀小兒夏月之病，雖多，然有瘡癩者，少病無瘡癩者，多病。况瘡癩出則吉，不出則凶乎？夫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惟在後人神而明之。

許先廷之孫，暑月吐瀉發熱，肢冷躁擾，口渴，諸醫以藿砂陳半烏梅扁荳之屬，不知辛溫之藥，已爲揚湯止沸，再加



烏梅扁豆固瀼鬱火迫至反張直視已無生機余細視面色既非虛寒亦非實熱無從逆挽只得辭治其家堅留察其滿頭癩毒概已醫陷惟左腦後大癩尚隱隱若紅且腦側及項漫腫頗潤主腦在此余謂此子生機或在於此蓋風熱內蘊未得外達勢必內陷擾亂腸胃以致吐瀉交作而為霍亂之症也醫者不知風為陽邪寒為陰邪之理概以風寒稱之更不究辛涼辛溫之別風火之病誤以辛溫治寒之藥邪火內迫筋膜乾急則反張抽掣近世不察者多更

治以抱龍牛黃等丸勢不竭絕不止疏方與連翹乾葛防  
風薄荷知母丹皮木通山梔甘草燈心竈土與服乃孫不  
知藥苦口渴之故立時服畢頃刻安睡吐瀉漸稀風瘧亦息次  
早復視兩癰悉皆高聳仍與前藥二劑小水甚長吐瀉頓  
止其家見頭項愈腫爲慮余曰兩癰必俟透膿其腫方消  
前方除梔子加參耆貝母二服果得大膿頭項腫處皆消  
後以清養胃陰之藥洋參石斛芩薏桑葉麥冬甘棗之屬  
而痊

附家滿春之孫亦是吐瀉交作發熱肢冷醫以藿牛辛  
溫之藥致發剛痊察其舌刺唇裂皮膚隱隱帶紅余謂此  
症風火伏於血分名爲流丹不達內攻臟腑告變最急亦  
同前意加丹皮荆芥果得遍身紅赤更與疏風涼血而安  
許秀翁之子半歲時屆大暑發熱嘔吐泄瀉色青口渴飲  
水溫涼補瀉雜投漸次沉困視之舌時外舐胎現黃滑唇  
紅帶縐喘急氣促且通面火光炎炎時忽驚佈顯屬熱症  
理宜前醫清劑可效爲何不應更視其瀉色純青知有風

邪夾雜其中。其實熱蘊於表。風陷於裏。所以揮霍撩亂。而爲上吐下瀉。理宜從感冒而治。法當使風邪達之於表。而出。令熱邪歸之於裏而下。則表裏清。而上下和不治。吐而吐自止。不治泄而泄自止。表邪清則熱可退。裏邪清則渴可除。遂疏防風、乾葛、連翹、赤芍、蘓葉、白芷、半夏、黃連、甘草、燈芯、竈土一劑下咽。遍身發出紅塊。如丹癰甚癢。此名痧瘡。風乃風熱久客內蘊成毒之驗也。再服二劑。諸症悉痊。然此症若不如此體認爲之。解肌清熱。其丹決不能出。必



致閉毒而死。雖死不明其故。記此一案。後之學者。其知所取用焉。

許永茂之子。三歲六月吐瀉。口渴煩燥。醫以藿香正氣之

屬。煩熱愈熾。吐瀉愈急。可知不受辛溫之藥。余視其面色皮膚俱蒼

黑。二便苗竅俱有熱象。而腦後數癩。色晦不紅。已有陷狀。

遍身雖熱。而指尖略有厥意。此是熱深厥深。唇乾齒燥。揚手擲足。

熱邪確據。其家以為驚風。欲與抱龍牛黃等丸。強為止之。余知

為風火擾胃。癩毒因吐瀉內陷。急以辛涼疏風解表清熱。

之藥。囑其必有紅丹外出。便是佳兆。服後躁擾不安。復延  
余至。仍將原方加入生耆石斛。重用防風連翹。再劑腦後  
癰毒悉皆高突。出膿俾得安睡。再與甘露飲二劑。吐瀉頓  
止。熱退而安。須知風火內蘊。擾亂胃中。故見吐瀉交作。必  
使風火外達。庶幾中土安謐。胃氣一清。吐瀉自息。此症頗  
多。古罕發明。宜留意焉。

附 莊生之子周歲。暑月煩渴。吐瀉醫以柴葛藿半之藥。  
症變四肢厥逆。角弓反張。余視其滿頭癰痂。已將靨。且

頸項胸膈攢發天疱大如龍眼小如荳粒俱皆平陷知爲  
毒氣內攻。辭不可治。病家再四挽留。惟左耳一癢。尙屬鮮  
紅。余擬生機。僅在於此。疏以參耆。荆防。翹芷。木通。甘草。燈  
芯。竈土之劑。藥下四肢漸溫。耳癢出膿。煩渴吐瀉。減半。是  
晚復視。令前方重參耆。再進。次早又視。煩渴吐瀉。頓止。天  
疱畧起。生氣勃然。許以無憂。蓋風火透於外。腸胃得安也。  
然肝木尙旺。經絡不舒。故四肢攢掣未息。復將前方除荆  
芥。白芷。加鈎藤。羚羊。角。米。仁。菴。豆。殼。疏風清熱。囑其再服。其

家見霍亂已愈，風痰未息，意謂僅當祛風，自取牛黃抱龍蠟丸與服。天庖一時自破。原此二丸俱有射片角弓復震，促余再視。昏沉不醒，小蠅叢集，拂之不去，事不可為。嗟嗟，余焦思勞神功虧一簣，惜哉。

楊鴻超乃郎陽臟多火，煩渴吐瀉，病因乳母冒暑赴席，醫以夾食傷寒治之，乃至大熱躁擾而成危候。蓋暑邪內攻之恙，反以辛散溫胃之藥，而火愈熾耳。視其頭面癰瘍已變乎黑，氣急神昏，齧齒咬牙，舌胎黃刺，口渴不止，所泄逆



迫如箭、余知為陽熱怫鬱於胃、與甘露飲、日夜頻進二劑、諸病大減、再加黃耆、銀花、遂癩瘍奮起、仍轉紅潤而安然、癩瘍變色、有陰邪內盛之黑、氣血內衰之黑、其顏色苗竅、與此不同。

甘露飲

生熟地黃

茵陳

黃芩

枳殼

麥冬

枇杷葉

石斛

甘草

天冬

木邪尅土 六條

黃杏宿孝廉姪女煩渴吐瀉昏睡露睛醫以丁蔻理中治  
 之反變手足厥冷時靜時擾神形驚怖風木侮土之據面色皸白  
 唇紅帶縑滿舌白胎中心黃燥此脾虛有火表邪內陷陽  
 氣抑遏不能敷佈於四末風木肆侮於脾家與四君子加  
 柴葛知芩服下遍身搔癢風邪外達之微再劑而安  
 傅兼金乃孫夏月吐瀉視其神慢眼大 大白珠帶青發熱口  
 乾所泄澄澈青色知其脾虛胃弱進香砂六君連服數劑  
 其症不減復視之更用柴芍六君加防風三劑而愈此風

泄之證。乃土虛肝風侮脾。所以其色青綠。非補土制木兼用。宜乎不應。可見用意用藥。毫釐之不可忽也。

李貫英乃郎。四歲於季夏月初。則泄瀉。不以為意。致加嘔吐。口渴時言腹痛。泄瀉甚至滿床。皆汚瀉。後又言腹痛。自始至此。並無寒熱。有云是霍亂者。有云是食積者。究未能審其病情。愈治愈篤。迨余至云。時下霍亂雖有嘔吐泄瀉。必有寒熱之表見。今兒始終無之。固非霍亂也。若云食積。固有腹痛泄瀉。然瀉後腹痛必減。今瀉後腹痛不減者。知

非食積也。此兒脾氣久虛。肝木得以乘之。責之土。敗木賊。是以吐瀉不止。使非補土制木。何以匡一時之急乎。瀉久胃中必虛。蟲無所養。諸多蛔蟲。必貫膈間。吸其津液。爲之拒食。所以嘔吐口渴。亦有之。今仿劉氏所製痛瀉要方。加以制蟲之味。豈非病藥相當乎。以白朮補脾燥濕爲君。白芍瀉肝緩痛爲臣。陳皮利氣爲佐。防風引經爲使。加以烏梅之酸。川椒之辣。既有安蟲止吐之妙。又有生津醒脾之功。方成藥就。數劑而安。



行八身醫之  
周祉華乃孫、向有痼疾、今秋痢後泄瀉、已獲小愈、而食物未節、忽又溏泄、身熱嘔渴、煩擾躁急、乳食不進、察其神色、均屬脾胃大虛、十指稍冷、右手尤甚、外腎右睪丸脹大紅赤、諸醫咸稱當以疝氣爲治、藥宜辛散、余曰、此症脾胃大虛、土受木剋、治當大培土氣、兼制肝木、否則厥陰陽明合病、最防吐衄而生變、以芩、朮、薑、桂、連、柏、烏、梅、酸、苦、辛、熱之劑、藥方煎時、竟果吐蟲、急以藥進、始獲略睡、再與前藥、加人川椒一味、是晚安臥、熱渴嘔泄頓止、睪丸脹大遂消、愈

後其醫謂余畏薑桂之熱故以連柏監之豈知厥陰之症每多寒熱錯雜之例用藥安得不如是乎

楊協勝之女寒熱咳嗽腹痛泄瀉醫者未知痛一陣瀉一陣屬火之例木強反尅之理妄用消耗之劑漸至面浮氣促食減羸瘦又誤用耆朮之藥潮熱愈重痛泄愈多延綿兩月衆謂童癆難治乞余診之先與戊己丸作湯二劑痛泄頓止繼以瀉白散合生脉湯二劑潮嗽皆安

戊己丸

黃連

吳萸

白芍

各等分

生脉散

方見卷二虛寒門

誤表戴陽

瀉白散

方見卷一傷寒門

溫熱傳變

鄧維明之子暑月嘔吐泄瀉視其面色青白糞色清澄乃木強土弱肝氣乘脾用益黃散一服兼進六君子加白芍二劑而痊

益黃散

飛霞

治食積盜汗

陳皮

五錢

青皮

匹錢

柯子

肉四錢

甘草

四錢

丁香

貳錢

暑邪入裏

周慶華乃孫、因乳母冒暑哺乳、暑邪入胃、一時吐瀉交作、醫以夾食傷寒治之、投以正氣散、辛溫發散、以致大熱躁渴、更醫見熱勢升騰、又以白虎湯治之、大寒重墜、以致熱邪入裏、而成四肢厥逆、又復更醫匆匆一視、見其肢厥、卽與附子理中服之、殆至奄奄將息、冷過肢肘、不食不嘔、不哭不便、復延羣醫環視、咸稱不治、棄之一日、未見其死、始延余治、視其四肢雖厥、而肌膚尚隱隱微紅、唇齒乾燥滿



頭猶熱。且眼眇乾。切。溺出極臭。知爲暑邪入裏。與傳經熱症相同。所謂熱深厥深。熱微厥微之症也。意擬解肌清熱。使邪氣分消。但四肢厥逆已久。胃陽抑遏已極。不能敷達於四末。先當和解表裏。宣通胃陽。然後解肌清熱。方爲合法。卽煎四逆散。以柴胡發少陽生氣。枳實疏陽明抑遏。芍藥斂陰和血。甘草和中補土。更煎米飲和服。取其助胃生津服之。片時果然四肢溫和。神氣清爽。大便亦通。立時吮乳食粥。復與防風。乾葛。連翹。赤芍。燈芯。竈土之屬。果然遍

身紅赤搔癢之甚再劑而安門人問曰此症暑邪人胃吐瀉交作之時不識何藥可治答曰暑令吐瀉必先辨臟腑陰陽次審陽暑陰暑以及風寒食滯之有無苗竅便溺之症據煩渴之真假病因之傳變所謂必先議病而後議藥也但此症初起既知陽暑若與四味香薷飲服之豈不冰解乎而四肢厥逆一症原有陰厥陽厥自古分晰甚明奈時醫一見肢熱輒投寒劑若遇肢冷靡不溫燥遺害不可勝紀皆由不究陰陽真假之疑似耳考薛立齋治小兒吐

瀉之症亦以手足並熱爲陽，手足並冷爲陰。教人如此認症，未免千慮一失。蒙害至今未已，可見立言之難，非敢駕過前人也。

春傷於風

傅彩鳳之子，三歲自春至夏，肌膚焮熱，形體瘦極，慘慘不樂，大便泄瀉，每多鮮紅。諸醫用涼血之劑，泄瀉愈頻。又與四君子湯，潮熱愈大，口愈渴。余視其慘慘不樂，似屬陽氣不舒，且潮熱無汗，面雖白而帶青，舌雖淡而頰紅。再視所

泄之糞逾時變青此必風邪鬱于上中正春傷於風夏生  
飧泄之症因風邪內擾則營衛不固而血液逆流致陽氣  
愈陷矣仿經旨下者舉之之義與升陽益胃湯數服而安

升陽益胃湯

東垣

方見卷三腫脹門

陽氣不升

冷熱互傷

黃錦階先生乃孫飲食未節又誤啜冷水因而吐瀉交作  
發熱口渴前醫已進藿香正氣散服後躁擾不安揚手擲  
足號哭不已稍靜則氣急目閉轉瞬間仍嘔渴交作躁擾



之極深夜邀視細看苗竅顏色尚非虛象然而情形張惶躁擾可畏竊思此症內傷飲食之寒熱外感不正之邪氣阻遏中焦寒熱交迸上下奔迫腹中絞痛不安故爾躁擾號叫方書稱爲濕霍亂俗名絞腸痧是也以寒熱邪氣交迫藥當寒熱解散互用於是取胡椒二十粒藜蘆四十粒一寒一熱搗碎煎水一甌用以和其陰陽另以棉紗一紫取其一轉一旋足解其絞結煎水一甌二湯和勻原口渴不知所辣下咽亦受噉盡乃安次早復視面色淡白舌胎

浮黃尚有微熱微泄、知脾胃雖傷而虛中挾火、當用清補無疑。與六君加石斛桑葉而愈。按此症急時不得其藥而竟撿俗方用者、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

### 三焦鬱火

胡永隆之子三歲、其弟久隆之子四歲、時當季夏、患煩渴吐瀉之症、俱付幼科醫治、病勢轉劇、惟永隆求治於余、視其汗出煩躁、飲水卽吐、泄瀉迸迫、小水短赤、舌乾芒刺、中心黃胎甚厚、時時將舌吐出、因于刺故也細爲思之、與仲景所

謂太陽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症。渴欲飲水。水入卽吐。名曰水逆。治與五苓散者相符。但此症煩熱蓄盛。三焦有火。宜加苦寒之味。引之屈曲下行。妙在劑中之桂。爲膀胱積熱化氣之上品。又合熱因寒用之旨。庶幾小便通而水道分清矣。以豬苓、茯苓、澤瀉、白朮、肉桂、黃連、梔仁二劑而愈。

附脾胃困憊。久隆見余治效之速。始投余治。抱出一視。大爲驚駭。面現五色。惟目中神彩尚存。生機只在於此。謂

曰此症全因尅伐過傷脾胃中土困憊其唇紅口圈青黑者卽脾胃敗也鼻準黃而兩顴獨白者肺氣敗也敗症叢生本屬不治幸得五色之中尚有潤澤真臟尚未枯槁兼之目中精光瞭然雖有嘔吐猶時可納粥卽有泄瀉尚未至於鷄口牛後通盤揆之猶在方敗未絕之界所以許爲可治但非參朮疊進固不能起久隆問曰昨舍姪之病苦於煩渴吐瀉小水不通而先生乃用梔子黃連涼之今小兒之症厯厯皆然而先生乃稱重用參朮者何相反若是



曰、令、姪、之、病、全、因、胃、中、伏、火、勢、如、燔、燎、焰、擾、諸、經、爲、之、揮、霍、撩、亂、故、用、苦、寒、之、藥、直、清、其、腸、胃、之、火、使、由、小、便、而、出、而、諸、經、自、安、是、以、煩、渴、吐、瀉、立、止、今、令、郎、之、症、相、隔、天、淵、先、天、之、體、質、不、足、後、天、之、脾、胃、更、虛、迺、因、饑、飽、乳、食、致、傷、復、因、藥、餌、攻、伐、是、虛、上、加、虛、矣、脾、胃、一、虛、便、失、其、傳、運、之、職、關、門、失、禁、所、入、水、谷、迸、走、肛、門、而、出、遂、使、津、液、下、陷、不、能、上、升、所、以、口、乾、煩、渴、脾、失、傳、運、肺、亦、言、傷、失、其、治、節、下、輸、之、道、而、小、水、無、矣、此、與、虛、陽、發、外、之、症、同、類、並、稱、值、此

之際、亟宜大固中州、兼以保肺生津、庶中土安而諸經健、  
運有常、此必然之理也。倘誤認爲火、妄用苦寒、定然神機  
寂滅、成慢脾厥逆不治之症。渠竟不信、遂曰：姑看晚間何  
如。明早再請先生可也。余曰：醫有好生之心、吾不忍其殫  
觥、疏與四君子加附子、合生脉散一方、并囑勿復疑遲。及  
余回寓、旋延二醫、或曰寒、或曰火、商進一派辛散寒涼之  
藥、至以參朮爲不可服、同聲而和之。迨鷄鳴陰陽交界之時、果變  
厥逆、至黎明木旺之時、中土告盡木剋土也、忽變角弓反張而殞。姑

筆之以爲擇醫者戒

脾胃陰虛 二條

王啓元之子夏月煩渴吐瀉唇紅舌赤尿短煩燥啓元自知醫理疏就香薷扁豈車前滑石黃連一方未服商治於余視其面白神慢氣急多痰脉息微細顯係脾虛非暑熱之燥謂曰分利二便解暑除煩固醫門之法則也然必因人而投因證而施今苗竅脉色脾胃大虛與此法全不相涉斯疾唇紅舌赤者津液由吐而上虧也尿短煩渴者津

液曰泄而下虧也。與七味白朮散二劑煩渴畧減再進六神散加栝杷十餘劑而安。凡泄瀉脾陰虧者當仿此若脾陽虧者六神加乾薑為至穩之法。用者詳之。

七味白朮散

人參

白朮

雲苓

木香

藿香

葛根

甘草

六神散

人參

白朮

茯苓

山藥

扁豆



甘草

吳某三歲時值夏月患煩渴吐瀉醫以消食利水之劑愈  
治愈劇急延余治視其面色青白兩目神陷初泄迸迫如  
箭白沫甚多四肢虛軟時忽驚叫似此寒熱虛實錯見必  
須錯雜之藥。仿古香連丸清火以逐垢加熟地補腎生水  
用白朮健脾燥濕以早米扶胃生金有金水相生之妙脾  
胃交治之法服之渴止煩滅神清泄任人事大清隨令再  
進毋飲茶湯次日病減大半但時乾嘔不止胃虛發噦何

疑微渴微泄、津液下陷未升之故耳。以前方加入參麥湯、正甘酸生津養胃之品、加竹茹柿蒂止嘔清火二劑全愈、後以六神散調理勝舊、此症近今頗多、因筆記之。

### 胃氣不和

李惟貴舉子甚遲、今春未得子、頗肥、奈乳食缺乏、夏中天氣燥熱、乳母不慎、口腹致兒受病、患煩渴吐瀉之症、付幼科醫治、通用清暑利水生津消食之劑、病轉危篤、迨至慢驚之候、目瞪聲直、四處乾枯、是夜來寓、請救、視其氣息奄

奄面唇青白、問其瀉下甚稀、只是乳食入口即吐、不能少  
停片刻、遍身如火、指尖畧冷、小水短少、口渴不止、一切敗  
症殊難逆挽、然此症重處、正在嘔吐口渴爲急、至於目瞪  
聲直、都是津枯筋急之故、雖用生津之藥、柰胃不能受、將  
如之何、竊舍安胃一法、決無生理、仿仲景所謂汗下後、噎  
氣不除、食不能下者、用旋覆花代赭石湯之例、方中有赭  
石之重墜、乃安胃之最妙者、有旋覆花旋轉於上、誠爲胃  
虛客氣上逆之症而設、合之生津解煩、允爲定法、疏方與

服其吐瀉煩渴畧止二劑不復吐矣仍與安胃理脾之劑調理而痊後臨症此病頗多悉以此法加減治之皆獲全安孰謂幼科治法爲易易耶

初方

人參

白朮

葛根

茯苓

麥冬

烏梅

半夏

赭石

覆花

早米

次服

人參

白朮

山藥

薏苡仁

烏梅



石斛

扁豆

粉葛

地骨皮

甘草

陰陽兩虛

熊惟謙、晚年舉子甫及半週、體肥面白、先患吐瀉、醫以二陳、藿香、扁豆之屬、繼加煩渴、更醫進七味、白朮散、入口即吐、人事大困、請余視之、時靜時擾、靜時氣急、目閉、動時角弓反張、遍身如火、四肢獨厥、唇紅舌光、乾燥之極、顛沉睛白、頭項青筋累累、此乃陰陽虛竭、本屬不治、熊君素知醫理、曰：雖有靈丹、柰胃不能受、何？余曰：吾慮亦在此耳。因思

此症外顯假熱。內本真寒。四肢發厥。元陽亦敗。舌燥無津。元陰亦損。但救陰無速功。回陽宜急治。今格藥不入。可見中寒已極。必得反佐向導之法。庶克有濟。遂將人參、通白加豬膽汁徐徐與服。入口不吐。乳食亦受。四肢漸和。余卽回寓。仍囑是夜再進一劑。熊君慮其膽汁苦寒。遂減膽汁。仍然吐出。因加日間所剩膽汁數滴。下咽卽受。次早邀視。身體溫和。舌已生胎。尙有微泄。未除。連服八味地黃湯加花椒而愈。

白通湯

八味湯

二方俱見卷二虛寒門

首案

楊旬成之子夏月發熱溇泄醫治兩旬氣短神倦其熱夜重日輕其泄日多夜少毛髮枯槁顛沉枕陷唇舌乾燥余曰陰陽兩虛也楊曰曾服石斛麥冬其泄愈多而食不進服人參白朮之藥其煩愈重而口愈乾余曰皆錯也病屬陰陽兩虛藥當剛柔並進麥冬甘寒非陽虛久泄所宜白朮古燥豈陰虛久渴可投酌爲一方連進而愈

附方

熟地

附子

枸杞

懷山

菴葶

誤萸

石脂

甘草

龍眼

慢脾風

四條

聶秀章之子三歲尙不能行皆由體稟素弱時值長夏患煩渴吐瀉之症醫者不究其脾胃之虛執用外感之治誤投知連陳半之屬延經十日愈治愈危商請於余冒暑視之神已大敗呼吸將絕視其眼生翳膜肌膚削極吐瀉交



作脾胃小水赤濇泄多亡陰也口中時渴津液虧也聲微息促氣不相接

也昏睡露睛脾胃不能合也四肢厥逆陽氣竭絕也手足微搐喉內痰

鳴枯延無統也腦後腹上發熱虛陽外越也通計諸狀皆由脾胃兩

敗真慢脾風症然喜尚能飲乳不能久乳因其虛而乏力

故眾曰此症患者皆死何治之有余亦促額躊躇然慢驚

之證固由脾腎之虛至古人所製金石腦射之方後賢已

闕其謬今極重之症非取後賢所選理中六君之藥大劑

急投鮮克有濟遂將古方十全理中六君胃關之意加入

驅風之品酌爲一方每劑十兩之重每日夜令進三劑緩  
緩與服如灌漑之法欲其週身空虛之地無處不到每藥  
囑其戚人聶方兄篤進毋令稍減如此三日敗症稍回神  
已漸醒四日內白珠赤脉貫眼口舌糜爛白垢滿佈狀似  
積粉如月內小兒驚口之形眾嗟熱藥之誤急欲更醫聶  
方兄委曲週旋邀余再視眾持改用涼藥之見余曰服補  
劑而眼紅口爛不但世俗謂之燥卽醫者亦多謂之燥矣  
殊不知虛火上冲陽氣將回游移不定擾攘於外尙未歸

宅斯正岐伯先師所稱陰病見陽者生。正屬可喜。此時若  
改用涼藥。勢必前功悉廢。遂將開水拭去口中白垢。仍令  
原方加熟地三錢。以和其陰。再進。日夜三劑。次早視之。口  
中潤滑。眼內俱清。遂減一劑。每日令服二劑。逐日漸愈。不  
一月前後。共計藥三十斤。肌肉充盛。遂能趨步行走。眾始  
欽服。然余嘗嘆小兒之死於慢驚者。多由於此。卽如此證。  
設認定其虛。或知用其藥。而不能以重劑多劑救之。是爲  
病重藥輕。延綿致死。卽進此方。後多有陽回而現陽證者。

咸疑爲熱。稍無定見。每多意亂心迷。乃至大變其法。改用涼劑。無不立斃。余每於斯證臨治之時。苦心體察。深恨世醫所治小兒吐瀉之證。無分寒熱虛實。妄守辛散清涼之藥。實者僥倖得功。虛者脾腎兩敗。露睛厥逆。吐舌抽搐。遂曰驚風。復不分急慢虛實等情。更以涼散香疏湯藥。丸散燈火雜投。以致二便不禁。四肢冰冷。五臟竭絕而死。至死不明其故。良可悲也。近時人體稟氣澆薄。夏月極多此症。堪爲痛心。是以愈加精研博覽古訓。參以拙見。似有寸長。



久欲與同道勘破、恐管窺之見、有不盡然、近年閱歷稍深、凡治慢驚、悉用此法、屢驗不爽、敢望同志之士、共明夏月伏陰在內之理、當先顧脾胃為主、後察其六淫兼證、戰戰兢兢、毋傷其正、庶幾得焉、因名其方曰大回生湯、

大回生湯

治小兒夏月吐瀉及雜病誤治成慢脾風症一切脾腎虛寒發癇驚風實有起死回生

之功

人參

白朮

黃耆

附子

棗仁

枸杞

乾薑

茯苓

肉桂

丁香

白朮

鈎藤

全蠍

甘草

用水一碗煎至不見水、提起入夏布巾內取汁、調赤石  
脂、緩緩服後、如吐不止、加赭石調服、薑夏同煎、肝木旺  
者、羚羊汁調服、痰盛者、加泡星天麻、腎陰虧者、加熟地、楮杞  
不炒、泄止厥未回者、加當歸引藥入于血分、服數劑後、  
或眼內翳膜不能退清、加冬瓜仁二三十粒、以潤肝燥、  
小便利者、去茯苓、方內只有乾薑之性、取其大能補火、  
生土陰虛者、未免有劫水之弊、用者量之、肺氣虛及津

不生者加五味

傅錦翁乃孫端陽後時忽吐乳未曾介意二十日外其吐愈多一幼科用藿香正氣散一劑開腸洞泄大熱發渴延余視之面色浮白兩目無神雖吐次多而無穢氣泄瀉頻而澄澈清冷唇雖燥而無縐紋熱雖重而指尖冷口雖乾而熱湯不畏診得脉息沉微最妨慢脾遂疏理中附子丁香一方服後諸症漸減但有微渴微煩未除更用七味白朮散一方囑進數劑勿圖速效俟其清陽升而渴可止脾

陽健而熱自除。適余他往，只服二劑，更醫大罪。吾藥用柴胡、知母、烏梅、花粉、藿香、半夏之屬，連服數劑，人事默默，乾嘔身冷。醫者病家咸以安靜爲功，偶於途間遇余，述及余曰：爾以默默爲快耶？豈不聞人事不醒，神識昏迷爲重乎？爾以嘔吐無物爲快耶？豈不聞嘔吐有物爲輕，噦無胃氣爲重乎？爾以身冷無熱爲快耶？豈不聞身溫爲和，肢冷厥逆爲重乎？此虛風內養，脾慢之證已顯危候。言未畢，其家婦人來報云：此兒手足牽動，睡則露睛，喉中痰鳴，復延余。



視之昏迷不醒，掐之不哭，睡不交睫，翳膜遮睛，二便長流，四肢厥冷，時忽抽搐，喉如曳鋸，內外一探，陽氣竭絕，因其無陽，藥可偏恃，但救危須在頃刻，藥餌一時難回，令研胡椒五錢，津唾調敷於臍，立時身動，似覺微煩，口中聞有椒氣，哭聲漸出，隨調扶陽丹一兩，徐徐灌下，大嘔一聲，膠痰旋出，隨吐隨灌，隨灌隨吐，約吐膠痰半碗，其色青碧，係由無陽津液冷凝所致，隨進大回生湯一劑，計十兩之重，每曰夜三劑，連服二三日，敗證皆回，尤有奇者，不過一週之

兒服乳後自能以手探吐、余甚訝之、但胃中全賴乳食充、養因束縛其手、仍以回生湯加赭石以安其胃、前後共服、回生湯五十劑、厥病方瘳、愈後專理脾陽兩旬而健、

自製扶陽丹

治小兒夏月吐瀉致成慢驚脾腎陽衰之證、兼治男婦中寒嘔吐腹痛一切火衰等證、並皆神驗。

白朮

附子

乾薑

砂仁

丁香

肉桂

甘草

胡椒

川椒

洋茄

米糊為丸

附 陳蕃宗之子煩渴吐瀉醫治兩日延余診治視其眼  
沉顛陷面色青黃唇深紅如艷硃舌深紅而乾刺脉得急  
數無倫睡時煩擾此胃敗津傷五臟精華盡發于外中無  
所蓄乃陰陽兩竭之候誠爲死證救陰碍陽救陽碍陰兩  
不能受直辭無治隨延別醫是夜果卒然此症倘遇樞信  
之士竭力挽救以盡人工當用理中附子豬膽汁從陽引  
陰從陰引陽及胃關理陰二煎陰陽兩救之法或可兩生  
於萬一也

許愛基乃郎時值六月病煩渴吐瀉之症嘗清涼補瀉之藥漸至四肢冰冷額腹發熱手如數物足忽抽掣眼皮連剝目珠瞶動吐泄交作所下白凍甚多小便赤濇時欲飲水一時數醫咸至有疏竹葉石膏湯者有疏黃連解毒湯者有疏潔古芍藥湯者有謂驚風不可治者議論紛紛毫無定見余揣勢在竭絕本不可治但細視其兩目尚黑白分明生機猶在因再三關其差謬遂疏理中加附子檇杞與之卽令搗藥面煎灌完回寓次早復視病勢如前因加



黃耆大劑面令煎服自早至晚灌藥不輟按治一日諸風皆熄四肢溫和小水已長吐瀉已止次日煩躁之極發出唇腫口瘡舌赤等症眾議藥燥之誤急欲清涼余曰未可更用八味地黃湯導其陰火而愈數日後復發遍身紅腫其家復議附子之毒急於清解余曰未可更進理中加丹皮桑葉收其浮火而痊許兄問曰先生之見與眾不同其理安在請略言之答曰夫藥之寒熱全在虛實之分症之疑似關乎真假之異若非於此道洞徹始終值此垂危之

際焉能枯木回春乎

八味地黃湯 方見卷二虛寒門

首案

消渴

二條附

林壽之子三歲脾胃素虧今夏發熱口渴醫者不知其脾虛發熱誤用外感之藥其熱愈盛其渴愈加小便甚多大便甚艱更醫又不究其津液前陰已泄致後陰津枯便艱之理誤投破氣潤腸之藥陡泄數次肌肉消瘦面唇俱白舌光如鏡飲水無度小便不禁飲一溲二喜食酸醎之物

亟求余視謂曰此消渴之候。遍身肌肉血脈津液皆從二便消泄而上愈渴。若不治其消何以止其渴。且敗證種種。陰陽兩損。前賢已無治法。愚何敢任所事。兩目精彩尙存。聲音猶嚮生機。或在於此。但未審能捨此三分之命。服吾十分之藥否。曰無不信。從遂酌裁一方。陰陽兩補之意。加以瀉精秘氣之藥。連服三半劑而愈。以後連遇數症。消渴泄瀉。諸醫執用滋火之方。一經余治。悉用此法。加減出入。

皆獲全愈。

以龍眼蓮子湯代茶

附方

熟地

人參

白朮

乾薑

梔杞

黃耆

菟絲

牡蠣

五味

肉桂

鹿茸

甘草

附子

桑飄蛸

蕭占春乃郎自恃體質堅強日食桃李因患癩毒頭項及身大如卵者十數枚及癩毒大潰膿血交逆理宜身涼安靜反加身熱躁擾醫者不以清金潤燥日與柴葛知苓薑氣益削口渴飲水小洩無度用盡滋水制火之法消渴愈



熾形羸骨立始延余治余曰癰疽潰後氣血耗泄非補氣  
養血渴不能止處黃耆六錢甘草一錢銀花二錢蓋黃耆  
補氣忍冬養血氣血充溢渴何由作服之半月果獲全愈

哮喘附

黃含宇乃郎忽然喘嗽氣促醫用解表之藥其氣愈驟又  
加汗大鼻塌胸高其家驚怖迫前醫復視誤認氣脫忙以  
人參五味之屬下咽胸高喘迫不能出聲目瞪上視汗大  
如雨痰聲如雷促余治之知爲胸膈積熱心火凌肺肺張

喘急變幻最速。幼科稱為馬脾風者。即此是也。以集成牛黃奪命散加蘓子以疏肺。又入萊菔子以反參。急煎與服。危狀皆平。更與清肺藥而愈。竊此症目不常覩。醫者學而不思。不亦罔乎。

### 牛黃奪命散

黑牽牛 半生半炒取頭末五錢 錦莊黃 酒潤曬乾 陳枳殼 麥蘖炒各一兩

目盲 附

聶恒兆乃郎四歲。忽眼生翳膜。延目科醫治。訛寒說熱。內

服外點其翳愈厚遮滿黑珠直不見物其家意爲目已  
定安心不治奈焦煩啼哭晝夜不安始延余治不過欲小  
止其焦哭耳細爲審之病雖久而聲猶大形雖瘦而腹甚  
高知爲熱積生蟲之候所幸白珠尚有紅赤血絲因慰之  
曰不僅病可愈且日可明遂以胡連黃連膽草梔仁雷丸  
鶴虱臭萸鷄內金君子石決厚樸一派清火殺蟲之藥研  
爲細末每日用鷄肝一具如無以豬肝兩許代之入藥末  
三錢蒸熟與服所喜伊子不以藥餌爲苦且日爭服之服

至三日下蟲十餘條目翳漸消遂大安閱半月蟲下數十條果然眼內俱清後以扶脾和胃之劑加清肝之品飲食漸進形肥于舊也

啼哭 二條附

聶秀章舉子甫及旬日苦於啼哭不乳或時驚怖或時搐搦或胸緊氣急或目瞪頭搖衆云驚風之候已服金石腦射之藥余視之曰誤也夫臍風一症月內之兒固有之但雖啼哭不乳必兼撮口噤口之類今兒之病苦於啼哭不



止爲急。至於他證，不過時有之，所爲更緩耳。嘗考方書所謂口中之啼，多因腹中之痛。正所謂月內小兒盤腸氣痛是也。因視其腹，已果脹滿，肚上青筋累累，隨用燈火碎之，其哭稍定。更悟此兒，因乃父秀章自患氣阻之病，曾效四磨湯飲者，余前案中已發明之。斯兒亦稟受此根，仍與四磨飲，以散結氣。更因大便甚堅，用酒大黃水磨，以下其腹中之氣，不致久羈臟腑。一服悉安。後數日，治有許發科之子，方月悉同此證，但多有嘔乳一病，乃臟腑陰陽不和，升

陰未暉是胎寒之屬以指迷七氣湯母子同服而愈  
指迷七氣湯

青皮 桔梗 半夏 益智 甘草

陳皮 莪朮 肉桂 丁香 藿香

香附 生薑 紅棗

右咬咀水三碗煎至一碗母子同服

陳庶凡之子素稟木火陰虧體質及週時當季夏每多夜  
啼漸至口糜舌爛唇紅齒燥面白頰赤小便赤短時忽驚

丹心集 卷六 霍亂門 啼哭附 三

微有極學用盡石膏竹葉苓連木通之藥苦寒疊進其  
火愈盛前醫束手辭去庶凡來寓請救余視之果屬火症  
無他岐前醫之藥種種皆是然涼之不效乃太僕所謂  
太熱如甚寒之不寒是無水也當滋其腎况此兒陰虧之  
質純陽之姿內火發外之症豈六淫外入之疾者比以六  
味地黄湯生脉散數服而安

答問

門問曰昨視一小兒起自煩渴吐瀉他醫誤認爲火妄

用苓連梔子之藥已服兩劑其泄少止更加厥逆昏睡  
脉得沉瀟面唇俱白明是無火之症投附桂理中下咽  
反大瀉如傾不止卽斃豈苗竅脈息不足以爲據耶答  
曰連服寒藥其泄既減若果熱症自當人事清爽安得  
厥逆昏睡耶明是陽氣竭絕由此可明寒藥大過窒寒  
中焦所進寒藥未能轉輸如天寒地凍水不流行今驟  
進熱藥陽氣通行如開冰解凍決江疏河促之而下奈  
氣已先虧不能土吸宜不隨瀉而下脫乎此寒則凝熱



則流乃醫門之要義也。

一得集附

消渴腹脹

徐心田乃郎年僅七齡時值六月患消渴病日夜不甯諸醫稱爲實火叠進苓連膏知之屬渴愈甚溺愈多更醫見小溲清利唇舌亦淡連投八味地黃湯燥渴愈甚延余視時病勢已深望其四肢消瘦腹脹如鼓因思三消水火之病斷無瓊鼓之症此必脾胃病也幼讀瀕湖

綱目曾引夷堅志治奇疾有消渴因蟲之患詢之此兒  
素啖花菓內必生蟲蟲在胃腕吸其津液故口中發渴  
飲水致多土困弗制小溲遂多理當補土制蟲處方以  
白朮爲君兼以史君金鈴胡連川椒烏梅厚樸酸苦辛  
辣之味只服二劑下蟲十有餘條消渴頓止腹鼓亦消  
以異功散調理而安

肝風侮土

傅鳳翔之子夏月吐瀉口渴身熱無汗手足時冷余知

脾胃素虛。連投六君子湯。更加煩躁。唇紅舌刺。四肢發厥。所泄逆迫如箭。糞色形如鷺澹。余思此症。唇紅舌刺。身熱似火。而糞澹肢厥。又類於寒寒熱錯雜之症。其中必有伏匿之情。決非一途可治。再爲詳審。見其躁時似有驚惕。糞色逾時變青。乃知脾胃久虛。加以風熱內熾。不能外達。以致抑鬱不舒。肝風乘虛侮土。而爲揮霍撩亂。致成此候。若非補土解肌。勢必強者莫制。弱者將絕。不變瘥逆不已也。於是以四君子湯補脾扶胃爲主。佐

以葛根、防風、丹皮、灶土諸味。解肌踈風、升陽散火。是日連進二劑，果然遍體紅赤，喜人搔癢，發熱如烙。時忽戰慄，其家見兒躁擾不甯，議爲藥病不對。天未曉，復端人來寓，請余易方。余曰：病已愈矣。此症先是風邪內攻，今已外達，正爲可喜。當用原方再進一劑，諸症必除。隨進一劑，果然微汗，熱退紅消。及睡醒時，則諸態如失。此與先君治陳元東風火內伏一案相同。

見風火門首案

述治慢脾



李陽昇幼子方六歲、瘧後惡食、醫以傷食治之、遂至顆粒不入、聊以糕餅度日、漸至肌膚瘦削、始延余治、見其面色浮黃、唇舌白、指紋淡淡、推之不動、確知脾胃大傷、慢症已成、以六君子加乾薑二劑服之、如故、再以原方重用白朮二劑、飲食漸進、神氣稍爽、越三日復視、頭垂涎流、呻吟不已、安危只在呼吸、余愕然問故、渠母下淚謂曰、數月以來、時現寒熱、總因瘧未盡除、近日腹痛、必因糕餅之滯、昨進神麩一盞、乾嘔作泄、腹痛尤甚、自此

呻吟不已不識尚可治否。余曰脾胃已困倉廩久虛溫補尚恐不及反用神麩苦辛開降嘔泄安得不至乎姑以大劑附子理中湯希圖救援卽於方末批云小兒脾胃久敗火土交傷嘔噦厥逆難許生機渠家見余言急切復延幼科謂唇紅腹痛火積爲患用胡連使君一派苦寒破氣之藥是夜神氣壯旺腹痛求食食方下咽喉嚮痰鳴而殤嗟嗟此兒如已落井而又下之以右豈慈幼保赤之心哉夫唇紅者脾敗真形露也頭垂者真陽

行心集醫案卷六  
衰竭也。種種敗症，目所共覩，奈何以唇紅之假症，立火積之妄名，噦泄呻吟，置之不講，頭垂涎流，置之不究，可勝嘆哉！請詳幼科夏氏之論，以明斯症之誤。始見余言之不謬也。

得心集醫案卷六終

許濟鄒會友堂刷釘